

周日  
读本

东南商报

2014年7月13日 星期日  
编辑：楼小娴 组版：陈科

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

一套诞生于光绪年间的『超级课本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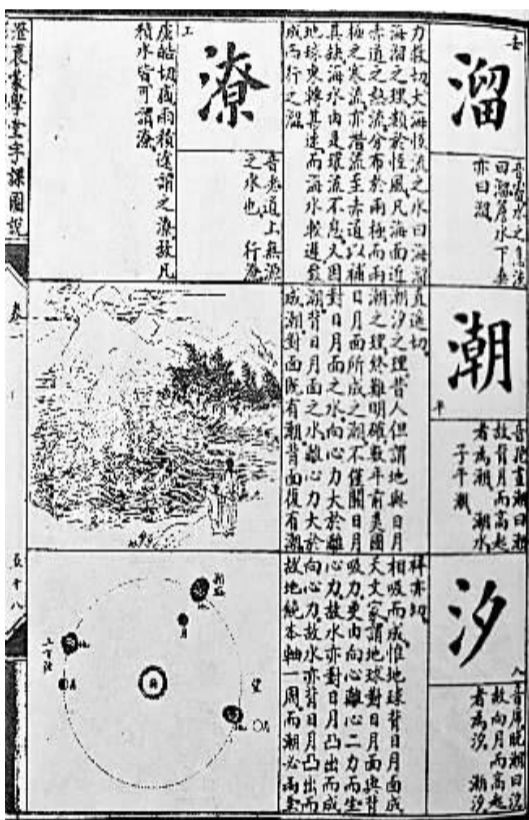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冬,澄衷蒙学堂印书处印刷的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第一版正式成书,一经销售,就引起了轰动。当年就重印达六次之多。次年,该书已经正版达10个版次,市场上还有很多翻印的版本。

宁波帮博物馆收藏的这本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是来自1928年3月的石印版本,初印本目前收藏于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。

“尺牍训蒙——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”特别展”选取了字课图说中的部分内容,分单元展示,同时将举行一系列小学生和这部“百年课本”的互动活动。

展览将持续至9月15日。

记者 林旻/文  
记者 崔引/翻拍



一百年前的语文课本长什么样?

西方科学融合中国传统

它曾是胡适、茅盾的启蒙书

3291个汉字,762幅插画,第一册为凡例、目录和检字索引;第二册为卷一,所收汉字包括天文地理、各国知识、地方小志等;第三、四册为卷二,所收汉字涉及人事物性、乐器武器、矿物金属等;第五、六册为卷三,所收汉字为度量衡、日常生活、野生植物等;第七、八卷为卷四,也是最后一卷,所收汉字属较抽象的人类活动和语言文字。

澄衷蒙学堂建校第二年,苦于缺乏启蒙教材的现实,首任校长刘树屏组织了一批教员,开始了自编教材的历程。在编写过程中,他要求教员尽力吸收西方教科书的形式,力图做到通俗易懂,兼容并包。全书选录的3000余字,都严格按照标准。

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的体例设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,第一册相当于现在的目录。教员们不仅将这3000多字按照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物性分类,还按照字的词性进行分类。根据这个目录,可按名字、代字、动字、状字、静字、介字、助字、叹字等词性进行检索。更像是一部字典。

为了适应不同的受教人群,字义还分深浅两种。刘树屏在凡例中说到:“简说,为十岁以下学生而设,先释音,次释义。”以“城”字为例,简说为“所以卫民者曰城,城门,省城”,详说为“城始作城,内曰城,外曰郭。中国省会及府厅州县,大半筑城以守。京都之城凡三匝,曰外城,曰内城,曰紫禁城。外国国都,如伦敦圣彼得堡华盛顿柏林皆无城”。

全书由书法家唐驼书写,在版式上,也打破了线装书的通常规范,大胆采用了“六宫格”,图文并茂,一目了然。

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处在线装书从木版印刷向石版印刷的过渡时期,也处在西学东渐、思想杂出的旧学、新学接壤之际。这一切都在书中留下了特殊的记号,如卷一中印有51幅世界和中国地图的插画。书中对于地名的解说也颇为生动。如“陕”为:“周成王时,周公治陕以东,召公治陕以西,盖以陕为分界处,今省称陕西,即召公所治地也。其地自古为帝王之宅,周以龙兴,秦以虎视,自汉以后,皆称关中。诚天府之雄也,而新疆陇蜀尤必以此咽喉。”因为“陕州”的存在,更容易明白陕西的由来。又如“广”,“古称两广为广南,后分为二,曰广南东道,广南西道,今谓广东广西者,其省文也。”

对化学、物理等字义的解释更有意义,如“电”为“阴阳二气薄而生热,热而发光曰电”,“电速三倍于光,每秒约行57万英里。动植及金类多有含之者。今所用,则人造之电也”,讲到了人可以发电。由电的概念扩大到雷:“阴阳二电摩荡空际,鼓击而成声者为雷。雷声必在电后者,光行较速于声。如施放火炮,先见火后闻声也。避雷之法,勿近铁器,勿着湿衣,勿倚高墙,勿开窗户。屋高设防雷杆,可以引电入地”,为小学生提供了有用的防雷知识。

讲到潮汐现象时,更是引用了当时的最新发现,做了图文并茂的解说,“潮汐之理,昔人但谓地与日月相吸而成,惟地球背日月面成潮之理,终难明确。数年前美国天文学家,谓地球对日月面与背日月面所成之潮,不仅日月吸力,更由向心力离心力二力而生。对日月面之水,向心力大于离心力,故水也对日月凸出而成潮。背日月面之水,离心力大于向心力,故水也背日月凸出而成潮。对面既有潮,背面复有潮,故地绕本轴一周潮必两至”。

根据文学家茅盾晚年的回忆,他5岁起母亲就选用该套书籍作为识字书。同样,古籍专家黄裳在晚年所写的《读书生活杂忆》一文中说: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……无论是私塾或学校,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,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。我是由大伯父(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)开蒙的,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《字课图说》。”

在上海名医陈存仁的《阅世品人录》中有一段这样的往事。胡适中年时,曾在陈存仁的陪同下,到上海造访澄衷学堂旧识、任职过校长的谢观。胡适说:“中国自有学校以来,第一部教科书,就是《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》,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,有着历史性的价值。”胡适问谢观,是否现在还能见到一部。谢先生对胡适说:“我本来有两部,一部在进商务编译所时,作为编著《共和国教科书》的参考资料;一部藏在家中,我可把这部送给你。”据陈存仁的观察,胡适得书后“摩挲了很久”,还写了屏条送给谢先生,以示感谢。

1902年秋,刘树屏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,澄衷蒙学堂校长一职由总教习蔡元培代理,先后又有黄炎培、陶行知、陈鹤琴、章太炎、李公朴、马寅初、林语堂、夏可尊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仁人志士来学校任教,该学堂还陆续培养出丰子恺、钱君匋、陈虞孙、胡适、竺可桢、袁牧之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。这一切都是从该校教员所编的“超级”课本开始的,这套书籍在民国初期由澄衷学校进行了修订改编,民国13年(1924年),新版的《澄衷学校字课图说》又出版到了第三版。

2014年1月,在时隔113年之后,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重新出版。知名学者叶匡政用一首于谦的诗来形容看到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后的感受: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眼前直下三千字,胸次全无一尘点。

链接 澄衷蒙学堂的前世今生

叶澄衷认为“兴天下之利,莫大于兴学”。

1899年,叶澄衷出资10万两现银,捐置土地30余亩。后来他的长子叶貽鉴又捐银10万两,终于建成罗马式楼房共计42间,作为教室、宿舍;2层楼房26间,用做膳厅;还有小养正里平房15间;并设置了印书处、风雨操场各1个。学校定名为“澄衷蒙学堂”,遗憾的是,在1900年4月16日建成开学时,叶澄衷已经因病去世了。清廷光绪皇帝为该枚御笔题词:启蒙种德。

“澄衷蒙学堂”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出资创办的班级授课制新式学校,学校创立前就进行了周详的制度设计。定期进行学校总体情况分析,包括学生年龄、籍贯、家属职业等;设公民科、卫生科、国文科、英文科、算学科、生物科、理化科、历史科等多种学科,各科都有完整的教学大纲;学生操行管理、师资管理也都有章可循。首任校长为晚清进士刘树屏,并聘请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做总教习(教导主任)。1928年更名为“私立澄衷中小学”,1985年恢复“上海市澄衷中学”,2003年再次更名为“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”。